

《唐宋詩醇》與《唐詩別裁集》之 「李杜並稱」比較

陳美朱*

摘 要

《唐宋詩醇》是乾隆御定的詩歌選本，於乾隆15年（1750）刊行，本書在清代不僅廣布各省，也是試官出題與考官策問的參考書籍，據此可知其影響層面與重要性。清代沈德潛所編選的《唐詩別裁集》，於康熙56年（1717）初選刊定，後於乾隆28年（1763）重新刊訂，是清代流通廣泛、讀者普及的唐詩選本。

筆者深入檢閱兩部詩選內容後發現：《唐宋詩醇》大量引用《唐詩別裁集》初訂本的詩評內容，而沈德潛在重訂《唐詩別裁集》時，也採納《唐宋詩醇》的選詩要旨作為修正重點，可見兩部詩選是相互作用、彼此影響的。

但就選本體例而言，《唐詩別裁集》僅選唐人詩，且採分體選詩模式，《唐宋詩醇》則選錄唐、宋兩代計六位詩家作品，並採因人分卷、不分詩體的模式。兩部選本體例上的差異，難免形成比較研究的障礙，故本文擬由兩部詩歌選本共同的選詩要旨——「李、杜並稱」的角度切入，據以理解兩部詩歌選本中「李、杜並稱」的理論基礎，進而釐清「李、杜並稱」的選詩要旨，與「以杜為宗」的選評內容所造成的歧義。透過本文的研究，除了能深入理解清代兩部重要的詩歌選本對李、杜詩的選評，以及兩者相互影響作用的情形，對於「李、杜優劣」的研究論題，也應有補充、參考之效益。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唐宋詩醇》、《唐詩別裁集》、李白、杜甫、沈德潛

A Study to Clear the Saying—the Poems of Li Bai and Du Fu had the Same Level of Influence in *Tang Sung Shi Chun* and *Tang Shi Bie Cai Ji*

Chen Mei-Ch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ang Shi Bie Cai Ji, a very widespread and influential anthology of Tang poetry compiled by Chen Deqian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published in the fifty-sixth year of Kangxi empire and re-edited in the twenty-eighth year of Qianlong sovereignty. *Tang Sung Shi Chun*, officially issued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Qianlong sovereignty, collected the poems of six poets: Li Bai, Du Fu, Bai Juyi, Han Yu from the Tang Dynasty, and Su Shi, Lu You from the Sung Dynasty.

Probing into the two anthologie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amount of poem comments excerpted from *Tang Shi Bie Cai Ji* in *Tang Sung Shi Chun*. While Chen Deqian was re-editing *Tang Shi Bie Cai Ji*, he adopted the poem-selecting gist from *Tang Sung Shi Chun* as his editing standard. Thus, the two books were correlative.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n the standards to select poems, doing comparative research has its obstacles.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comparing the two anthologies to realize if the poems of Li Bai and Du Fu had the same level influence or Du Fu's poems are a real standard to collect poems in the anthologies. Extensive study goes to explore the inclination on selecting poems and the discrepancy on poem comments. This study cannot only assist to know the correlation of the two anthologies but also make up some references on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the poems of Li Bai and Du Fu.

Keywords: *Tang Sung Shi Chun*, *Tang Shi Bie Cai Ji*, Li Bai, Du Fu, the poems of Li Bai and Du Fu had the same level influence

《唐宋詩醇》與《唐詩別裁集》之 「李杜並稱」比較¹

陳美朱

一、前言

《御選唐宋詩醇》(以下簡稱《唐宋詩醇》)是由清高宗乾隆(1711-1799)定編，卷前有乾隆15年(1750)親撰的序文，可推知該書最早編定刊行年代。本書選錄唐代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白居易(772-826)、韓愈(768-824)四家詩，宋代則選錄蘇軾(1037-1101)、陸游(1125-1210)兩家詩，合計選六家詩147卷2665首。書中去取品評則出於梁詩正(1697-1763)等數儒臣²之手。乾隆22年(1757)春，特諭將會試二場的表文改試五言排律後，《唐宋詩醇》也在江蘇巡撫陳弘謀(1696-1771)奏請下，於乾隆25年(1760)重刊廣布各省，「俾海內學詩之人，群奉一編，知所趨向。」³除此之外，《唐宋詩醇》也躍升為試官「命題發策以及考信訂偽」⁴的參考書籍，或是考官策問的題目內容，本書在當時的影響力與重要性，不言可喻。

《唐詩別裁集》一書，則是由清人沈德潛(1673-1769)與友人陳培脉(字樹滋，？

¹ 本文承蒙國科會102年度計畫案(NSC102-2410-H-006-078-)補助，謹此致謝。

² 清·乾隆於〈御選唐宋詩醇序〉自言：「茲《詩醇》之選，則以二代風華，此六家為最，時於幾暇，偶一涉獵，而去取評品，皆出於梁詩正等數儒臣之手。」文見清·愛新覺羅·弘曆：《御選唐宋詩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44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前。以下簡省為《唐宋詩醇》，卷數，頁碼。獨立引文時僅註卷數、頁碼。

³ 陳弘謀奏請重刊《唐宋詩醇》內容，收入《唐宋詩醇》(臺北：中華書局，1971)，卷前。

⁴ 清·英匯：《欽定科場條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卷43，頁5a。載：「乾隆二十七年奉上諭：闈中舊存書籍，殘缺不完，試官每移取坊間刻本，大半魯魚亥豕，自命題發策以及考信訂偽，迄無裨益，應將鄉、會兩試需用各書，彙列清單，就武英殿請領內府官本。」同卷頁6a-b亦有類似記載。

-?)於康熙 56 年(1717)合選而成,原書僅有十卷,選詩一千六百餘首。⁵沈德潛於乾隆 28 年(1763)重新刊訂本書,由書前〈重訂唐詩別裁集序〉云:「成詩二十卷,得詩一千九百二十八章」⁶,可見重訂本的卷數與收錄的詩作數量都要比初訂本來得多。本書在清代乾隆年間,有「一洗歷下、竟陵之陋,海內承學者幾於家有其書」⁷的稱譽,可見其流傳的深遠與普及程度。

本文所以選擇將《唐宋詩醇》與《唐詩別裁集》進行比較研究,乃基於兩者皆為清代乾隆年間具有影響力的詩歌選本,且兩部選本之間存在著互相作用、影響的情形。舉其犖犖大者,白居易詩在明、清的唐詩選本中多無好評,將白詩與李、杜、韓相提並論的,首推《唐宋詩醇》。⁸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初訂本中,僅選錄白居易詩 4 首,但在重訂本中,白居易詩被選入高達 60 首,為該書選詩最多的第五名⁹詩人,學界目前對於這兩部詩歌選本的研究,也多著眼於《唐宋詩醇》對《唐詩別裁集》重訂本的影響。但若檢視《唐宋詩醇》書中援引清人詩評內容,沈德潛《唐詩別裁集》論詩內容被引用 46 條¹⁰,僅次於仇兆鰲專評杜詩的 57 條。¹¹《唐詩別裁集》重訂本係於乾隆 28 年刊刻,故可推論成書於乾隆 15 年的《唐宋詩醇》所援引的沈德潛詩評內容,應是成書於康熙 56 年的《唐詩別裁集》初訂本。可見兩部詩選之間,並非只有《唐宋詩醇》對《唐詩別裁集》單方面的影響,而是彼此交集、相

⁵ 參見清·沈德潛、陳培脉:《唐詩別裁集》(初訂本)(康熙 56 年碧梧書屋藏版,臺北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庫館藏),陳培脉卷前序文所言:「予與沈子始之,予中之,沈子終之,成詩十卷,得一千六百餘首。」

⁶ 重訂本序文,參見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7),卷前,頁 2a。本文除非特別註明為初訂本,否則引用內容皆出自重訂本。以下簡省為《唐詩別裁集》,卷數,頁碼。獨立引文時僅註卷數、頁碼。

⁷ 清·朱景英:〈唐詩別裁集箋注序〉,收入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 331。

⁸ 明、清唐詩選本選錄白居易詩,以及《唐宋詩醇》對白居易詩的重視,詳細可參見王宏林:〈論沈德潛對白居易的評價〉,《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2006),頁 52-55。

⁹ 重訂本《唐詩別裁集》選詩前五名詩家分別是:杜甫 255 首;李白 140 首;王維 104 首;韋應物 63 首;白居易 60 首。

¹⁰ 46 條資料中,計有論李白詩 22 條,杜甫詩 13 條,韓愈詩 11 條,白居易詩則無。

¹¹ 統計數據,是以網路版《中國基本古籍庫》之《唐宋詩醇》一書為主,再就人名進行檢索統計。清人論詩被《唐宋詩醇》援引的前三名,分別是:仇兆鰲 57 次;沈德潛 46 次;王嗣奭 44 次,其中仇、王兩家皆為專論杜甫詩者。

互作用的。

然而，就選詩體例而言，《唐宋詩醇》選唐、宋六家詩，每位詩家選詩若干卷，並不區分詩歌體例；《唐詩別裁集》則是以唐代詩家為主，依詩體分卷，每種詩體下選錄詩家詩作若干首。兩部詩歌選本體例的差異，難免形成比較研究的障礙，但由《唐宋詩醇》之〈李白小傳〉所謂：「李、杜二家，所謂異曲同工，殊塗同歸者」、「太白之與子美並稱大家而無愧」¹²，而《唐詩別裁集》重訂本卷前〈凡例〉亦云：「是集以李、杜為宗」。¹³可見推崇李、杜詩，實為兩部詩歌選本的共通點，有學者為文指出，兩部詩選的本質還是「以杜為宗」。¹⁴然則兩部詩選是「李、杜並稱」或是「以杜為宗」？欲解決此一歧義，本文擬分別爬梳兩部詩歌選本「李、杜並稱」與「以杜為宗」的理論基礎，進而釐清兩部詩歌選本真正的選詩要旨所在。相信藉由比較、分析，不僅能深入理解兩部詩歌選本的選詩傾向與論詩要旨差異，進而對乾隆的詩教觀與沈德潛的格調詩論有觸類旁通之益，對於李、杜詩的比較研究論題¹⁵，也有補充、參考的作用。

二、《唐宋詩醇》「李杜並稱」的理論基礎

《四庫全書總目》論《唐宋詩醇》所選六家詩，其中李、杜兩家詩的源流與特點分別是：「李白源出《離騷》，而才華超妙，為唐人第一；杜甫源出於〈國風〉、二

¹² 《唐宋詩醇》，卷1，頁1b；2b。

¹³ 《唐詩別裁集》，卷前〈凡例〉，頁2a。

¹⁴ 大陸學者莫礪鋒〈論《唐宋詩醇》的編選宗旨與詩學思想〉文中指出，《唐宋詩醇》：「最重要的編選宗旨就是宗尚杜詩。」即使書中「大聲疾呼地為李白翻案，但所持標準仍是以杜甫為最典範的價值體系，仍不免有揚杜之意。」文見氏著：《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3（2002），頁133-134。賀嚴亦主張《唐詩別裁集》選詩，雖是以李、杜為宗，但「尤以杜甫為重」，參見氏著：《清代和詩選本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180。

¹⁵ 關於歷來詩家對於李、杜優劣相關論題的探討，詳細可參見廖啟宏：《「李杜論題」批評典範之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但該書論及李、杜優劣論的相關論題時，並未就《唐宋詩醇》與《唐詩別裁集》所標舉的「李杜並稱」納入其中。

〈雅〉，而性情真摯，亦為唐人第一。」¹⁶不僅將李、杜兩家並列第一，也儼然以李、杜為選本的核心人物。

檢閱《唐宋詩醇》之〈李白小傳〉，傳文一開始即云：

有唐詩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為風雅之正宗，譚藝家迄今奉為矩矱，無異議者。然有同時並出與之頡頏上下、齊驅中原、勢鈞力敵而無所多讓，太白亦千古一人也。（卷1，頁1a）

由引文「頡頏上下、齊驅中原、勢鈞力敵、無所多讓」等用詞來看，書中對於「李、杜並稱」真可謂不憚詞費、強調再三。傳文中還分析了李、杜兩家詩作風格，雖有「高逸」與「沈鬱」之別，生平遭際也有「浮沈詩酒、放浪湖山」（李）與「崎嶇兵間、窮愁蜀道」（杜）之異，但兩家所以能齊名、並稱，在於：

蒿目時政，疚心朝廷，凡禍亂之萌，善敗之實，靡不託之歌謠，反覆慨歎，以致其忠愛之志，其根於性情而篤於君上者，按而稽之，固無不同矣。（卷1，頁2a）

換言之，李、杜兩人在詩作風格與生平遭際雖有差異，但以詩作抒發感時憂國、忠君愛民的情志，兩家「固無不同矣」。

為了突顯李白與杜甫同樣具有「忠愛」的特質，梁詩正等詞臣所採取的策略有二：其一，以「忠君愛國」之志來品評李白詩作；其二，將李白詩與杜甫感時憂國之作相提並論。

先就李白詩具有「忠愛之志」的品評內容來看：

〈古風〉59首之「碧荷生幽泉」：末二句情見乎辭，白未嘗一日忘事君也。求仙採藥，豈其本心哉？（卷1，頁17a）

〈古風〉59首之「鳳飢不啄粟」：前有鳳凰九千仞一篇，與此皆白自比懷恩未報，感別長歎，惓惓之誠，溢於言表。（卷1，頁20a）

〈古風〉59首總評：白以倜儻之才，遭讒被放，雖放浪江湖，而忠君憂國之心，未嘗少忘；身世之感，一於詩發之，諸篇之中可指數也。豈非風雅之嗣

¹⁶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190，頁4223。

音，詩人之冠冕乎？（卷1，頁23a）

〈遠別離〉：此憂天寶之將亂，欲抒其忠誠而不可得也。……白以見疏之人，欲言何補？而忠誠不懈如此，此立言之本指。（卷2，頁1b-2a）

〈蜀道難〉「劍閣崢嶸」六句：故為危之之詞，以致其忠愛之意。（卷2，頁5a）

〈梁甫吟〉：此詩當亦遭讒被放後作，與屈平睠睠楚國，同一精誠。（卷2，頁8b）

〈長相思〉：賢者窮於不遇而不敢忘君，斯忠厚之旨也。（卷2，頁14b）

〈黃葛篇〉：忠厚之意，發於情性，風雅之作也。世人作詩評，乃謂太白詩，全無關於人倫風教，是亦未之思耳。（卷4，頁3a）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剋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引罪自咎，無怨尤之心，有睠顧之誠，不失忠厚之本旨。（卷5，頁29a）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白雖徘徊吳、越，非忘情國家者，偶然觸發，不覺流露。（卷8，頁9a）

除以上所列舉的忠君憂國、不敢忘君、惓惓忠誠等詩評內容外，《唐宋詩醇》中也屢見引用元人蕭士贇（?-?）以「忠愛」之意品評李白詩¹⁷：

〈遠別離〉：蕭士贇曰：「太白熟識時病，欲言則懼禍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詩章，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而已。」（卷2，頁2a）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蕭士贇曰：「其辭意睠顧宗國，繫心君王，亦得〈騷〉之遺意。」（卷4，頁7a）

〈北上行〉：蕭士贇曰：「隱然有〈國風〉愛君憂國、勞而不怨、厭亂思治之意。」（卷4，頁8a）

¹⁷ 蕭士贇原評內容，詳細可參見元·蕭士贇刪補：《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合肥：黃山書社，2009）。以上引用詩作之外，《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2〈古風〉59首之〈戰國何紛紛〉；卷3〈蜀道難〉；卷9〈鄴中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卷16〈金鄉送韋八之西京〉；卷20〈陪族叔邢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五首〉之一；卷21〈登金陵鳳凰台〉，皆可見蕭士贇以「憂國」或「懷君」之意評註李白詩作，由《唐宋詩醇》屢屢引用蕭士贇以「忠愛」評李白詩的內容，可見肯定之意。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蕭士贇曰：「細味此詩，非一飯不忘君者乎？議者何厚誣太白之不如杜也？」（卷6，頁30a）

〈擬古〉之「去去復去去」：蕭士贇曰：「此其太白去國之時所作乎？身在江湖，心居魏闕，懷君憂國之意，藹然見於言表。末言雖隔絕遠方，而愛君之心，猶石之堅也。」（卷8，頁16b）

綜合以上詩評內容，可見《唐宋詩醇》對於形塑李白「懷君戀闕、憂國憂民」的形象，可說是隨時感發、不遺餘力。

既然李白詩作與杜甫同樣具有「愛君憂國」、「一飯不忘君」的忠愛特質，因此，《唐宋詩醇》也不時以「李白某詩可與杜甫某詩參看」的詩評模式，以鞏固「李、杜並稱」的論點。如〈古風〉59首之「胡關饒風沙」，乃針對開元以來朝廷連年征戰而發，詩評曰：「中間直入時事，字字沈痛，當與杜甫〈前出塞〉參看。」¹⁸〈古風〉59首之「天津三月時」一詩，則直刺貴幸之徒怙侈驕縱而不恤其後，與杜甫婉諷楊國忠之〈麗人行〉，「自是異曲同工」。¹⁹至於〈古風〉59首之「羽檄如流星」，詩中揭示了朝廷黷武之非、征夫之悽慘、軍勢之怯弱，故而「與杜甫〈兵車行〉、〈出塞〉等作，工力悉敵，不可軒輊。」²⁰評〈經亂離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也因本詩以交情、時勢互為經緯，卓乎大篇，故云「可與（杜甫）〈北征〉並峙」。²¹此外，如以「沈鬱頓挫」、「筆墨沈鬱」、「詞意沈鬱」、「詩史」²²等常見於杜詩的評語來評論李白詩作，也都在無形中強化了「李、杜並稱」的形象。

總結以上《唐宋詩醇》「李、杜並稱」的內容，可見李、杜兩家所以能齊名、並稱，乃立足於兩家詩作皆具有「忠愛」情志的基礎上。此一論點，可說是乾隆以「忠孝論詩」的詩教觀延伸。檢閱《唐宋詩醇》卷九卷前所附〈杜甫小傳〉，乾隆親筆明

¹⁸ 《唐宋詩醇》，卷1，頁12a。

¹⁹ 《唐宋詩醇》，卷1，頁14a。

²⁰ 《唐宋詩醇》，卷1，頁18b。

²¹ 《唐宋詩醇》，卷5，頁26a。

²² 《唐宋詩醇》評〈贈別從甥高五〉云：「沈鬱頓挫，意近杜陵。」（卷5，頁19b）；評〈豫章行〉云：「詞意危苦，筆墨沈鬱。」（卷4，頁12b）評〈自巴東舟行經瞿唐峽登巫山最高峰晚還題壁〉云：「於敘次中見寄託，詞意沈鬱。」（卷7，頁29b）評〈上皇西巡南京歌〉云：「述當時事何等明白，可作詩史。」（卷5，頁12b）

示：

予曩在書牕，嘗序其集，以為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良足承三百篇墜緒，茲復訂唐宋六家詩選，首錄其集²³而備論之，匪唯賞味其詩，亦藉以為詩教云。（卷9，頁2a）

對照乾隆於〈杜子美詩序〉所再三強調的：「子美之詩，所謂道性情而有勸懲之實者也。」²⁴「其於忠君愛國，如饑之食、渴之飲，須臾離而不能。」²⁵「後世宗之，參之於三百篇之列。」²⁴當可推論小傳內容應出自乾隆之手，而非梁詩正等詞臣所為。在〈杜甫小傳〉中，乾隆也針對李、杜的異同加以釐清，認為：「李、杜勃興，其才力雄傑，陵轍古今，瑜亮並生，實亦未易軒輊。」其後並批評元稹「先杜而後李」的論點，並未觸及李、杜兩家詩作的本質，如果就詩作風格論李、杜，兩家風格原本有別，所謂「就詞調、格律言之，則太白之分道揚鑣者，固自有在。」因而論李、杜兩家詩，宜針對兩家共通的本質處。再由以下傳文觀之：

古之人，一吟一詠，恆必有關於國家之故，而藉以自寫其忠孝之誠。……（子美）忠君愛國之切，長歌當哭，情見乎詞，是豈特善陳時事、足徵詩史已哉？……其一飯未嘗忘君，發於情，止於忠孝，詩家者流，斷以是為稱首。（卷9，頁1a-2a）

由引文可見，乾隆以「忠孝」論杜詩，可謂反覆陳詞、惓惓不忘，與乾隆在〈沈德潛選國詩別裁集序〉所謂：「詩者何？忠孝而已耳。離忠孝而言詩，吾不知其為詩也。」²⁵更是一以貫之、前後相承，而以「忠孝論詩」也儼然成為乾隆的詩論核心，藉此將「詩教」與「政教」聯繫起來，合而為一。梁詩正等詞臣在乾隆以「忠孝論詩」的前提指導下，宜乎要將李白在《唐宋詩醇》中形塑為「忠愛」的形象，從而使之與杜甫並稱了。

²³ 《唐宋詩醇》卷9至卷19共選杜詩11卷，「首錄其集」之說，推論杜詩當是《唐宋詩醇》選六家詩最早定稿者。

²⁴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3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7，頁5b-6b。

²⁵ 序文參見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文初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30冊，卷12，頁10b。

三、《唐宋詩醇》是「李杜並稱」或「宗尚杜詩」？

大陸學者莫礪鋒曾為文指出：「《唐宋詩醇》最重要的編選宗旨就是宗尚杜詩。」²⁶其持論的理由有二：一是在《唐宋詩醇》全書共 2665 首的篇幅中，杜甫入選 722 首，佔總數的四分之一強，也佔杜甫詩集總數一半以上，遠遠超過其他五位詩家的人選比例。再者，《唐宋詩醇》的評注內容具有強烈的「崇杜」傾向，一方面展現在對杜詩高度的揄揚，另一方面則是以杜甫為典範來品評其他詩人。透過《唐宋詩醇》的選詩數量與詩評內容，以論證《唐宋詩醇》並非「李杜並稱」而是具有「崇杜」傾向。

然而，就選詩數量而言，《唐宋詩醇》選李白詩 375 首，杜甫詩 722 首，兩者比例為李 1：杜 1.9，與現存李白詩 987 首、杜甫詩 1439 首²⁷的比例 1：1.5 相較，還算是合理範圍。²⁸再者，《唐宋詩醇》中，也不時可見李、杜兩家才力相當之論²⁹，或是杜甫某詩近於李白³⁰，甚至也有以李白詩為標準來評論其他詩家作品³¹，或者謂

²⁶ 參見氏著：〈論《唐宋詩醇》的編選宗旨與詩學思想〉，頁 133。

²⁷ 李白詩歌總數 987 首，係依清·王琦輯注：《李太白集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0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統計而得。杜詩總數 1439 首，則據清·仇兆鰲：《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統計而得。由於李、杜詩皆另有逸詩或偽作的爭議，不同版本的詩歌數據也略有不同，如葛景春：《李杜之變與唐代文化轉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書中據明人劉世教本《分體李白全集》，謂李白詩計 1001 首，而杜詩總數 1439 首，應是據清人仇兆鰲《杜詩詳註》統計所得，詳見該書頁 8，但清人浦起龍《讀杜心解》所收杜詩計有 1458 首，各種版本的李、杜詩歌總數雖有出入，但兩家詩的比例仍相去不遠，於 1：1.45 之間微幅波動。

²⁸ 所謂合理範圍，是指《唐宋詩醇》所選李、杜詩數量依然處於「杜多於李」，在比例上，李、杜詩入選數並未超過兩倍以上。相形之下，如明人鍾惺、譚元春合選《唐詩歸》，選李白詩 97 首，杜甫 314 首，李、杜選詩比例為 1：3.2，明顯超額選錄杜詩。明人高棅《唐詩品匯》選李白詩 400 首，杜甫詩 298 首，屬於選李白多於杜詩者。清代孫洙《唐詩三百首》，選李白 34 首，杜詩 39 首，李、杜詩入選比例為李 1：杜 1.1，選李、杜詩比例幾乎相近，也算是另類的選錄情形。

²⁹ 如《唐宋詩醇》評杜甫〈旅夜書懷〉云：「若此孤舟夜泊，著語乃極雄傑，當由真力彌滿耳。李白『山隨平野』一聯，語意暗合，不分上下，亦見大家才力天然相似。」（卷 16，頁 27b）評〈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起處飛騰而入，末則餘波綿邈，中間忽然頓挫，刻意奇警，與李白同族弟燭照山水畫壁歌，用意正同而各極其妙。」（卷 9，頁 28a）

³⁰ 《唐宋詩醇》評〈寄韓諫議〉引浦起龍曰：「源本楚騷，亦近太白。」（卷 11，頁 24b）評〈子規〉詩，引申涵光曰：「領聯爽豁，如彈丸脫手，此太白雋語也。」（卷 16，頁 30b）

³¹ 《唐宋詩醇》評韓愈〈嗟哉董生行〉，引俞瑒曰：「古詩長短句，盛於太白，如〈蜀道難〉、〈遠別離〉

某家詩兼具李、杜之長。³²再結合該書卷前〈凡例〉所謂：「李、杜一時瑜亮，固千古希有。」與〈李白小傳〉所云：「太白之與子美並稱大家而無愧」，吾人是否亦可據此推論《唐宋詩醇》並非僅有「崇杜」，同時亦有「尊李」，且李、杜兩家無分軒輊？如此一來，又該如何看待《唐宋詩醇》的「李杜並稱」與「宗尚杜詩」之間的落差呢？

筆者以為，既然「李杜並稱」與「宗尚杜詩」各有所據，解決之道，莫過於全面檢索《唐宋詩醇》對李、杜詩的品評。如前所云，《唐宋詩醇》在〈李白小傳〉中，所以主張李、杜兩家詩作能「並稱」者，在於兩家詩作皆具有「忠愛」的本質；而乾隆在〈杜甫小傳〉也強調，李、杜兩家詩所以造成「論者多有異同」的現象，在於未能深探兩家詩作的本質——合乎「忠孝」之旨。既然「忠」是《唐宋詩醇》評論李、杜詩的核心，筆者利用網路版《中國基本古籍庫》之「全文檢索」模式，就《唐宋詩醇》下列以「忠」為核心的語詞進行檢索，結果如下：

表一：《唐宋詩醇》以「忠」等相關語詞評論李、杜詩統計³³

	忠孝	忠愛	忠君	不忘君	忠誠	忠懇	忠欵	忠臣	忠義	忠厚	合計
李白	0	2	1	2	2	0	0	1	0	4	12
杜甫	4	5	4	6	0	2	2	2	2	3	30

由以上表格數據可知，《唐宋詩醇》以「忠」等相關語詞評論杜詩的次數，明顯高於李白。

再比較李、杜兩家於選本中被援引為評詩標準的情況來看，統計《唐宋詩醇》援引杜甫為標準以評論其他詩家者，高達 60 則之多（參見附錄資料），如果將未明示為杜詩的評語³⁴也納入計算的話，尚不止此數。至於評語內容，除了評論李白詩

等篇，實為公所取法者。」（卷 29，頁 7a）評蘇軾〈中秋月〉三首云：「首作雖以郊寒自況，嘯歌裊回，其風流則頡頏太白矣。」（卷 35，頁 37b）評陸游〈塞上曲〉云：「蟠奇氣於簡古，著鮮華於老健，不徒作悲涼語，氣體絕似太白。」（卷 43，頁 5a）

³² 《唐宋詩醇》〈韓愈小傳〉，調韓詩：「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不減於李；其渾涵汪洋，千彙萬狀，誠不減於杜，而風骨峻嶒，腕力矯變，得李、杜之神而不襲其貌。」（卷 27，頁 2b）評陸游〈古別離〉云：「構思深，出語警，不獨摩浣花之壘，亦兼入青蓮之室。」（卷 46，頁 2b）評陸游〈紫谿驛〉云：「筆有天趣，此作運化工部，下篇又用太白，皆極鑪錘之妙。」（卷 44，頁 19b）

³³ 統計數據係扣除人名或詩作、詩題、詩序之類內容，僅以詩評為主。

³⁴ 《唐宋詩醇》中另有未明示為杜甫詩的詩評內容，如評陸游〈忠州禹廟〉云：「雖非『橘柚龍蛇』

用「並看」、「參看」、「雙璧」、「異曲同工」、「工力悉敵」等字眼外，其他各家的用語多為「似杜」、「近杜」、「杜甫嗣音」、「本之杜甫」、「開自老杜」之類，甚至還有「不及杜」（如白居易〈采詩官〉）者，其以杜甫為標準、典範之意，明顯可見。相形之下，《唐宋詩醇》援引李白為標準的詩評內容僅有 20 則，不僅數量遠遜於杜甫，以評語內容而言，其中固然不乏「近太白」、「類李太白」、「得青蓮之一體」等言，但也有「雖太白無以過之」（評杜甫〈贈花卿〉）、「即使供奉操筆亦無以過」（評杜甫〈江南逢李龜年〉）、「青蓮無以過」（評蘇軾〈豆粥〉）之類用語。可見李白雖可作為學詩者的效法對象，但仍不及杜甫的「本之」、「開自」、「嗣音」等語詞，具有開宗立派、難以超越的典範意義。

綜合以上所論，《唐宋詩醇》固然有以李白為標準來評論其他詩家，也不乏以李、杜並稱者，但不論是以「忠」為核心來評論李、杜詩的次數，或是援引李、杜詩以評論其他家詩作，就「量」與「質」而言，杜甫都明顯超越李白。因此，《唐宋詩醇》的「李杜並稱」，除了有李、杜兩家相提並論之意，更有以杜甫為價值核心，將李白合併而論的內涵，因為《唐宋詩醇》畢竟是一本體現乾隆詩學觀念的「御選」詩集，在乾隆「以忠孝論詩」的觀念主導下，宜乎「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的杜詩能成為選本之冠冕，也導致李白在《唐宋詩醇》中，須立足在「忠孝」或「忠愛」的基礎上，始得以和杜甫相提並論，兩家並稱了。

四、《唐詩別裁集》「李杜並稱」的理論基礎

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重訂本卷前〈凡例〉，對於「唐人選唐詩，多不及李、杜」的現象感到「真不可解」，並點名批評元人楊士弘（字伯謙，?-?）所撰的《唐

之比，亦老氣無敵。」（卷 44，頁 11a）即擬以杜甫〈禹廟〉詩「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評陸游〈感憤〉詩云：「大聲疾呼，氣浮紙上，〈諸將〉五首之嫡嗣也。」（卷 45，頁 5a）所指即為杜甫〈諸將五首〉。評韓愈〈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云：「起調激越，極似〈同谷歌〉。」（卷 31，頁 9b）指的是杜甫的〈同谷七歌〉。若再加計這些詩評，則以杜甫為標準的數據將不只 60 則。

音》不收李、杜，明代高棅（字廷禮，1350-1423）的《唐詩正聲》，雖然選錄李、杜詩漸廣，但仍未極其盛，沈德潛故而表明：「是集以李、杜為宗」，以有別於前代諸家選本。此一選詩理念，在《唐詩別裁集》初訂本〈凡例〉早已有之，可見宗尚李、杜是沈德潛選唐詩一以貫之理念，然則《唐詩別裁集》又是如何的「以李、杜為宗」呢？

由於《唐詩別裁集》採分體選詩的概念，沈德潛在卷前〈凡例〉揭示了各種詩體發展與所標舉的創作典範。以「五言古詩」來說，沈德潛認為：「五言古體，發源於西京，流行於魏、晉，頹靡於梁、陳，至唐顯慶、龍朔間，不振極矣。」唐人於五言古體，能振弊起衰，有「復古」之功者，首推陳子昂、張九齡與李白三人，而杜甫的五言古詩，沈德潛認為其「材力標舉，篇幅恢張，從（縱）橫揮霍」的表現，固然與「優柔善入，婉而多風」的漢、魏五言古詩有別，但仍由「詩之變、情之正」的角度，肯定杜甫足以為五言古詩的「大家」。³⁵至於「七言古詩」，沈德潛認為源自漢代的〈大風〉、〈柏梁〉，直到唐代才「出而變態極焉」，其並將唐人七古區分為：「初唐」，「王、李、高、岑」、「李白」、「杜甫」、「韓愈」共五體，沈德潛尤其推崇李、杜二家的成就，所謂：

李供奉鞭撻海岳，驅走風霆，非人力可及，為一體；杜工部沈雄激壯，奔放險幻，如萬寶裸陳，千軍競逐，天地渾奧之氣，至此盡洩，為一體。（〈凡例〉，頁 3a）

太白以高勝，少陵以大勝，執金鼓而抗顏行，後人那能鼎足。（卷 6，頁 17a）

李、杜兩家七言古體足以相提並論之意，明顯可見。沈德潛論李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亦云：「敘與參軍情事，離離合合，結構分明，才情動盪，不止以縱逸見長也。老杜外，誰堪與敵？」³⁶更是直接以杜甫七古為李白勢鈞力敵的對手，在實際品評詩作時，也屢見沈德潛以李、杜並稱者，如總評高適七言古詩，謂高、岑、王、

³⁵ 《唐詩別裁集》卷前〈凡例〉論五言古詩的發展與推舉的詩家，在初訂本與重訂本中是一致的，以下論七言古詩亦然。

³⁶ 《唐詩別裁集》，卷 6，頁 14a。

李（頎）四家是李、杜之外最為矯健者³⁷；評高適〈燕歌行〉則云：「七言古中，時帶整句，局勢方不散漫。若李、杜，風雨分飛，魚龍百變，又不可以一論。」³⁸評王維（692-761）七言古詩〈老將行〉，也主張：「此種詩，純以隊仗勝，學詩者不能從李、杜入，右丞、常侍，自有門徑可尋。」³⁹總評韓愈七古詩，也認為韓愈雖崛起於李、杜之後，但能「不相沿習，別開境界，雖縱橫變化不迨李、杜，而規模堂廡彌見闊大，洵推豪傑之士。」⁴⁰都是將李、杜並稱以評論其他詩家七言古體之作。

除以上所論之外，另一種廣義的李、杜並稱模式是：在「唐人詩，無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兼善」⁴¹的觀念主導下，沈德潛雖肯定李、杜兩家各有獨到擅長者，但彼此皆有所不足。以五律而言，李白的「穠麗」雖足以和王維、孟浩然分道揚鑣，並推極勝，但杜甫「獨開生面，寓縱橫顛倒於整密中」的表現，使其在五律一體「超然拔萃」⁴²；而七言律詩，杜甫也因「胸次閎闊，議論開闢」，得以「一時盡掩諸家。」⁴³至於五言長律，杜甫的「瑰奇宏麗，變動開合」⁴⁴，形成了後人難以超越的成就。然而，儘管杜甫在律詩的表現獨步一時，但在絕句部分，則不免「少唱歎之音」、「以為正聲則未也」⁴⁵，相形之下，李白在律詩的創作雖不如杜甫，但其五言絕句有「高妙」之評，七言絕句有「神品」之譽⁴⁶，實又為杜甫所不能及，若能合李、杜兩家而觀之，堪稱是唐詩各體之大全，足以為後人學習唐代各種詩體的典範。

對照以下表格內容觀之，《唐詩別裁集》中五古、七古選詩數量最多的前兩名，分別由杜甫與李白居之，律詩部分（含五律、七律、五言排律）由杜甫居冠；絕句部分則由李白補充杜甫的不足。再者，《唐詩別裁集》選杜甫詩 255 首，選李白詩 140 首，李、杜也分居《唐詩別裁集》詩家選詩數量數多的前兩名。兩家在選本中

37 《唐詩別裁集》，卷 5，頁 12b。

38 《唐詩別裁集》，卷 5，頁 14a。

39 《唐詩別裁集》，卷 5，頁 26b。

40 《唐詩別裁集》，卷 7，頁 18a。

41 《唐詩別裁集》，卷前〈凡例〉，頁 5a。

42 《唐詩別裁集》，頁 3a。

43 《唐詩別裁集》，頁 3b。

44 《唐詩別裁集》，頁 4a。

45 二句分見《唐詩別裁集》，卷前〈凡例〉，頁 5a；卷 20，頁 4a。

46 《唐詩別裁集》，卷前〈凡例〉，頁 4a-b。

巧妙的形成了「相提並論」與「合併互補」的情況，共同形塑了《唐詩別裁集》「以李、杜為宗」的選詩要旨。

表二：《唐詩別裁集》各種詩體選詩數量第一與第二者

詩體	五古	七古	五律	七律	五排	五絕	七絕
選詩量第一者	杜甫 53首	杜甫 58首	杜甫 63首	杜甫 57首	杜甫 18首	王維 16首	李白 20首
選詩量第二者	李白 42首	李白 37首	王維 31首	李商隱 20首	王維 10首	李白 5首	王昌齡 11首

五、《唐詩別裁集》是「李杜並稱」或「宗尚杜詩」？

如前所云，《唐詩別裁集》的「以李、杜為宗」，一方面是兩家互為敵手的情況（如五古、七古），也是兩家在「不能諸體兼善」的前提下互補不足的狀態。但如果進一步衡量選本的量（選詩數量）與「質」（詩評內容），《唐詩別裁集》是否也存在著「尤以杜甫為重」的傾向呢？

先就選詩數量而言，以下表格是李、杜兩家在《唐詩別裁集》中不同詩體選錄情形：

表三：《唐詩別裁集》分體選錄李、杜兩家詩作數量

	五古	七古	五律	七律	五排	五絕	七絕	合計
李白	42	37	27	4	5	5	20	140
杜甫	53	58	63	57	18	3	3	255

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凡例〉中指出，唐代詩人（無論是名家或大家），都無法達到「諸體兼善」的情況，儘管各有所長，但也各有不足之處。以李、杜而言，沈德潛對李白的絕句（尤其是七絕）與杜甫的律體（尤其是七律），在選錄數量上確實呈現出彼此的優勢；相對的，杜甫的七絕與李白的七律，也就成了兩家的弱項。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沈德潛認為李、杜兩家的五古與七古，堪稱互為敵手，足以相提並論，因而沈德潛對李、杜兩家古體詩的選錄情形，便成為衡量其選詩是否中立的關鍵因素。選本中，杜甫在五古與七古的選量都超過李白，即使將兩家詩作比例納

入考量，《唐詩別裁集》選錄李白 42 首的五言古詩與 37 首七言古詩，分別佔李白詩集五古總數 512 首的 8%，七古總數 208 首的 18%；而選本中杜甫 53 首五言古詩與 58 首七言古詩，則分別佔杜甫詩集五古總數 263 首的 20%，七古總數 141 首的 41%。換言之，杜甫的五古與七古在《唐詩別裁集》中的選錄數量與所佔詩集比例，都遠勝於李白。因此，即使沈德潛由「辨體」角度論李、杜兩家各有所長，但以實際選錄的情況而言，杜甫在「絕句」以外的其他詩體，確實都比李白更勝一籌。

再就選本的詩評內容而言，《唐詩別裁集》援引杜甫來評論其他詩家，可大略歸納為「某家詩作與杜詩某句相近」、「某家詩作與杜詩風格相近」兩種。以「某家詩作與杜詩某句相近」而言，計有以下 11 則：

評元結〈春陵行〉：杜老所謂「為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者也。」千載以下，讀其詩，想見其為人。（卷 3，頁 3a）

評張謂〈伐北州老翁畬〉：言與老杜〈石壕吏〉相似。（卷 5，頁 31b）

評白居易〈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欲徧覆杭人，實有所難，然居官者不可不存此心也。與老杜之「廣廈萬間」同一志嚮。（卷 8，頁 14a）

評張說〈幽州夜飲〉：此種結，後惟老杜有之，遠臣宜作是想。（卷 9，頁 13b）

評王灣〈次北固山下〉：江中日早、客冬立春，本尋常意，一經錘鍊便成奇絕，與少陵「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一種筆墨。（卷 10，頁 8a）

評耿漳〈春日即事〉：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時有神」，此云「羞看」，言讀破者之少也。（卷 11，頁 14a）

評李昌符〈晚秋歸故居〉：情景俱真，結意（按：「乍歸猶似客，鄰叟亦相過」）即杜老「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意。（卷 12，頁 16a）

評岑參〈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起手貴突兀，少陵有「開筵對鳥巢」⁴⁷句，此同一落想。（卷 17，頁 17a）

評宋之問〈渡漢江〉：即老杜「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意。（卷 19，頁 2a）

⁴⁷ 岑參本詩起句為「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杜甫「開筵對鳥巢」詩，出自〈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參見清·仇兆鰲《杜詩詳註》，卷 9，頁 785。按：仇本作「開筵近鳥巢」。

評荊叔〈題慈恩寺塋〉（按：本詩前兩句「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木深」）：暗合少陵〈春望〉起法。（卷 19，頁 22a）

評李拯〈退朝望終南山〉：杜老「王侯第宅，文武衣冠」之感，然以蘊藉出之，得絕句體。（卷 20，頁 27b）

引文以某家詩句與杜詩某句相比附，應是有意透過膾炙人口、千古流唱的杜詩，來加深讀者對某家詩句的印象。至於「某家詩與杜詩風格相近」者，計有以下 10 則：

評王維〈終南山〉：近天都，言其高；到海隅，言其遠。分野二句，言其大。四十字中，無所不包，手筆不在杜陵下。（卷 9，頁 19a）

評王維〈敕賜百官櫻桃〉：詞氣雍和，淺深合度，與少陵〈野人送櫻桃〉詩，均為三唐絕唱。（卷 13，頁 8a）

評萬楚（?-?）〈驄馬〉：幾可追步老杜詠馬詩。（卷 13，頁 14a）

評盧綸（737-799）〈長安春望〉：詩貴一語百媚，大歷十子是也；尤貴一語百情，少陵、摩詰是也。（卷 14，頁 15b）

評劉禹錫（772-842）〈始聞秋風〉：下半首英氣勃發，少陵操管，不過如是。（卷 15，頁 5a）

總評李商隱（813-858）七言律詩：義山近體，辟績重重，長於諷諭，中有頓挫沈著，可接武少陵。故應為一大宗。（卷 15，頁 15b）

李商隱〈杜工部蜀中離席〉題下注：應是擬杜。（卷 15，頁 16b）

評李商隱〈籌筆驛〉：瓣香在老杜，故能神完氣足，邊幅不窘。（卷 15，頁 17b）

李商隱〈安定城樓〉：「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夾批：「何減少陵」。（卷 15，頁 19a）

評許渾（?-?）〈咸陽城東樓〉：恐落弔古套語。少陵懷古詩，每章各有結束。（卷 16，頁 1b）

上述詩評中，或者謂某家的某一詩作與杜甫相近（如王維、萬楚、劉禹錫），或謂某家乃祖述杜甫（如李商隱），或者謂某家詩作不及杜詩（如盧綸、許渾），從中皆可

見沈德潛援引杜甫作為批評典範之意。

相形之下，《唐詩別裁集》援引李白評論某家詩作，僅見以下一則：

評盧照鄰（636-695）〈西使兼送孟學士南遊〉：前人但賞其起語雄渾，須看一氣承接不平，實不板滯，後太白每有此種格法。（卷 17，頁 3a）

李白晚出於盧照鄰，故本則實乃點出李白學習前人之跡，而非以李白為批評典範之意。其他如評李益（746-829）〈長干行〉（憶妾深閨裡，煙塵不曾識）一首云：「設色綴詞，宛然太白」⁴⁸，但本詩詩題下另有小註：「亦作太白詩。」參照清人王琦（1696-1744）輯注《李太白集注》，書中亦收錄本詩⁴⁹，可見「宛然太白」之言，實有商榷之處。此外，武元衡（758-815）七言絕句〈題嘉陵驛〉，詩作末二句有「路半嘉陵頭已白，蜀門西更上青天」，沈德潛雖點出本詩「即蜀道難意」，但由於〈蜀道難〉係樂府古辭，詩作內容多言山川之險阻與蜀道之難行，加以沈德潛並未將之與李白相比附，迥異於援引杜甫論諸家詩必註明「老杜」、「杜老」或「少陵」的情形，故而未可視為援引李白評論其他詩家之例。

要之，《唐詩別裁集》藉由李、杜兩家「並論」與「互補」的方式，共同建構了卷前〈凡例〉所宣稱的「以李、杜為宗」的選詩要旨。但深入比對《唐詩別裁集》中李、杜詩的選錄數量，以及選本中援引李、杜兩家以評論其他詩家的內容，明顯可見沈德潛「以李、杜為宗」的選詩天平，實際上還是偏向杜甫，「崇尚杜詩」才是選本中更為核心的詩評態度與選詩傾向。

綜合以上《唐宋詩醇》與《唐詩別裁集》對李、杜詩的選評要點，儘管兩部詩歌選本都主張以李、杜詩為宗，但深入考察李、杜詩在選本中的質與量，兩部選本確實都存在著「尤宗杜詩」的傾向，然則在「李、杜並稱」與「崇尚杜詩」之間的落差，又該如何看待呢？

關於李、杜優劣的問題，自唐代以降討論者眾，不外乎「杜優於李」、「李優於杜」以及「李、杜並稱」三種情況，其中又以李、杜並稱的持中論點，足可代表韓

⁴⁸ 《唐詩別裁集》，卷 4，頁 21b。

⁴⁹ 清·王琦輯注：《李太白集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067 冊，卷 4，頁 31-32。

愈以降的批評者最主流的意見⁵⁰，因為並尊李、杜，不僅可以藉由李、杜詩共同建構盛唐詩學壯闊宏大的內涵，也可以消弭李、杜孰優孰劣的無謂爭議，畢竟李、杜詩各自有無法取代的特長，合兩家而論詩，既可兼取所長，亦可互補不足，因此，儘管《唐宋詩醇》與《唐詩別裁集》在「質」與「量」方面，對杜詩有更明顯的偏好，但仍採取李、杜並稱的立場，而不欲在李、杜優劣高下的問題上膠著⁵¹，應是基於上述的考量。再者，歷來「李、杜並尊」的論題，原本便具有多面貌與多種可能⁵²的情況，透過以上所爬梳、整理的《唐宋詩醇》與《唐詩別裁集》之「李、杜並稱」，可見「李、杜並稱」在兩部選本中，除了具備李、杜兩家相提「並論」的意涵，也另有以杜甫為核心將李白「合併」為一體的內容。因此，崇尚杜詩與李、杜並稱之間，是可以並行不悖、同時存在的。

六、《唐宋詩醇》與《唐詩別裁集》相互影響的論詩內容

如前言所云，《唐宋詩醇》中屢見引用清人論詩資料，被引用次數最多者，首推仇兆鰲評論杜詩的內容，計有 57 條，其次則是沈德潛評論李、杜、韓三家詩的內容，計有 46 條，可見《唐宋詩醇》對於沈德潛詩論的推崇與重視。由成書時間推論，《唐宋詩醇》於乾隆 15 年（1750）印行，故書中所引用的沈德潛說詩內容，應是成書於康熙 56 年（1717）的《唐詩別裁集》初訂本。相對的，沈德潛於乾隆 28 年（1763）重新修訂的《唐詩別裁集》，修訂內容也明顯可見受《唐宋詩醇》的影響痕跡。以下擬分別探討的是：《唐宋詩醇》中引用《唐詩別裁集》初訂本評論李、杜詩的重點為

⁵⁰ 「杜優李劣」、「李優杜劣」與「並尊李杜」的詳細內容，參見廖啟宏《「李杜論題」批評典範之研究》第二章第二、三、四節，頁 23-62；而持中論點為此議題最主流意見，參見頁 36。

⁵¹ 《唐宋詩醇》卷 1〈李白小傳〉中，批評軒輊李、杜高下者的作為：「是猶焦明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夫藪澤也。」（頁 2a），認為是未觸及焦點的無謂爭議。

⁵² 廖啟宏《「李杜論題」批評典範之研究》第二章第四節論及「並尊李杜」的六種面向，分別是：通論、連類、源流、人格、文體、才學。整體而言，《唐宋詩醇》應屬於「人格」之屬，《唐詩別裁集》則偏於「文體」之屬。

何？而《唐詩別裁集》重訂本對李、杜詩的評論，與《唐宋詩醇》論詩要旨又有何相通之處？

（一）《唐宋詩醇》引用《唐詩別裁集》初訂本論詩內容

檢索《中國基本古籍庫》的電子資料，《唐宋詩醇》標示「沈德潛曰」的論詩內容計有 46 條，其中論及李白的有 22 條，杜甫 13 條，韓愈 11 條。但由於《唐詩別裁集》初訂本選錄白居易詩僅有四首，故而未見《唐宋詩醇》引用沈德潛論白居易詩的內容。

歸納《唐宋詩醇》引用沈德潛論李、杜、韓詩內容，約可概分為兩種：其一是涉及詩作的句法、篇法或布局結構，例如：

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四語直下，從前未具此**格**。（卷 4，頁 3b）

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二句上皇，三句少帝，而以末句總收，**格法**又別。（卷 5，頁 12b）

李白〈送儲邕之武昌〉：以古風**起法**運作長律，太白天才，不拘繩墨乃爾。（卷 7，頁 7a）

李白〈早發白帝城〉：入猿聲一句，**文勢**不傷於直。畫家布景設色，每於此處用意。（卷 7，頁 30b）

杜甫〈醉歌行〉：送別情景，於後幅突然接入，開後人無限**法門**。（卷 9，頁 14b）

杜甫〈戲為雙松圖歌〉：突兀起，不妨平接，如「堂上不合生楓樹」，下云「聞君掃卻赤縣圖」是也。平調起，必驚語接，此詩是也。學者於此求之，思過半矣。（卷 11，頁 10b-11a）

杜甫〈丹青引〉：畫人畫馬，賓主相形，縱橫跌蕩，此種**篇法**，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有化工而無人力，莫能贊歎其妙。（卷 11，頁 23a）

杜甫〈上韋左相二十韻〉：從朝廷用人說起，與前篇同是高屋建瓴之**法**。（卷 13，頁 4a）

韓愈〈鄭群贈簞〉：「卻願天日恆炎曦」，與「攜來當晝不得臥」，俱透過一層

法。(卷 29, 頁 17b)

韓愈〈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沒石飲羽之技，不必以尋常絕句法求之。(卷 31, 頁 20b)

引文的格法、起法、篇法、法門、高屋建瓴法、透過一層法、沒石飲羽之技等內容，都與詩歌創作時的謀句布局、章法安排有關，其中透過杜甫〈戲為雙松圖歌〉以說明詩作的「起」、「接」之道，可謂詳實具體，明顯具有啟蒙初學、金針度人的作用。

《唐宋詩醇》引用沈德潛說詩的另一重點，是涉及詩家的創作特色或是指陳某詩的藝術性，近於「風格」的內涵。如謂李白詩：「筆陣縱橫，如虬飛蠖動，起雷霆於指顧之間、任華、盧仝輩仿之，適得其怪耳。太白所以為仙才也。」⁵³「太白以氣勝，故拉雜使事而不見其跡，若不善學之，恐意氣粗豪，雜出不倫矣。」⁵⁴評杜甫〈望嶽〉詩云：「靈光縹緲，氣象肅穆。」⁵⁵評〈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云：「屈折赴題，清空如話，別是一種風格。」⁵⁶評韓愈〈琴操〉十首：「深婉忠厚，得風雅之正。」⁵⁷評〈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募，此詩足當此語。」⁵⁸評〈送湖南李正字歸〉云：「昌黎五言，難得此種清遠之格。」⁵⁹以上所言，無不關乎詩家或詩作的藝術特色，有些甚至直接以「風格」、「清遠之格」來評論某一詩作。可見《唐宋詩醇》援引沈德潛的說詩內容，重點在於使讀者透過李、杜、韓三家詩來學習詩歌創作技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實亦可視為《唐宋詩醇》對沈德潛「格調」詩論的另類詮釋。

(二)《唐宋詩醇》對《唐詩別裁集》重訂本的影響

論及《唐宋詩醇》對《唐詩別裁集》重訂本的影響，目前學界多著眼於沈德潛

⁵³ 《唐宋詩醇》，卷 2，頁 6a。

⁵⁴ 《唐宋詩醇》，卷 2，頁 8b。

⁵⁵ 《唐宋詩醇》，卷 12，頁 34a。

⁵⁶ 《唐宋詩醇》，卷 14，頁 6b。

⁵⁷ 《唐宋詩醇》，卷 27，頁 12b。

⁵⁸ 《唐宋詩醇》，卷 29，頁 14a。

⁵⁹ 《唐宋詩醇》，卷 30，頁 7a。按：以上引用三則韓愈詩評內容，均未見於《唐詩別裁集》重訂本，當是出自初訂本。

在《唐詩別裁集》初訂本與重訂本中對白居易詩選評態度的轉變。如大陸學者王宏林為文⁶⁰指出，沈德潛受前代選本⁶¹影響，在早期編選的唐詩選本中，如《唐詩宗》故僅錄白居易七絕〈邯鄲至夜思親〉一首，《唐詩別裁集》初訂本也只選白居易七絕四首。成書於雍正 9 年（1731）的《說詩碎語》，書中僅有三條與白居易相關的評論，其一為論及白居易的諷諭詩：「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風人之遺意也。」⁶²言下頗有肯定之意，但在評論白居易的七律與五言長律時，仍謂之為「淺易」、「流易」⁶³，可見沈德潛早期對白居易詩的看法仍趨於負面。

在乾隆 28 年修訂的《唐詩別裁集》中，沈德潛對白居易詩的選與評，卻有了截然不同的轉變。不但選詩數量由初訂本的 4 首提升到 60 首⁶⁴，高居選本選詩數量最多的第 5 位詩家，評語內容也極盡推崇之能事。除了在〈重訂唐詩別裁集序〉中贊揚：「白傳諷諭，有補世道人心，本傳所云，箴時之病、補政之缺也。」⁶⁵於白居易小傳中，也強調：

樂天忠君愛國，遇事託諷，與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變少陵之沈雄渾厚，不襲其貌而得其神也。（卷 3，頁 23b）

引文內容與《唐宋詩醇》的白居易小傳相較：

⁶⁰ 參見王宏林：〈論沈德潛對白居易的評價〉，頁 52-55。王宏林之外，范建明：〈關於《唐詩別裁集》的修訂及其理由——「重訂本」與「初刻本」的比較〉，《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5（2012.12），頁 57-74，文中對於沈德潛於修訂《唐詩別裁集》時對白居易詩的評價差異，亦有深入說明。

⁶¹ 所謂「前代選本」，如明人李攀龍《古今詩刪》和清初王士禛《唐賢三昧集》不選白詩，元人楊士弘《唐音》僅選白詩 4 首，列於遺響；明人高棅《唐詩品匯》也將白居易的五古、七古列為「餘響」，五絕、七絕、五律、七律則列為「接武」，評價也都不高。

⁶²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收入郭紹虞主編：《清詩話》（臺北：西南書局，1979），卷上，第 97 則，頁 486。

⁶³ 「七律」一體，參見清·沈德潛：《說詩碎語》，卷上，第 115 則，頁 489，沈德潛認為白居易與劉禹錫雖有《倡和集》而得以並稱後世，但「白之淺易，未可同日語也。」「長律」一體，參見卷上，第 120 則，頁 490，沈德潛在高揚杜甫五言長律「瑰奇鴻麗，一變故方，後此無能為役」後，轉而批評元、白長律之作：「滔滔百韻，俱能工穩，但流易有餘，鎔裁未足，每為淺率家效顰。」

⁶⁴ 筆者所參考之香港中華書局出版之《唐詩別裁集》重訂本，書中分體選錄選白居易詩為：卷 3 五古 17 首；卷 7 七古 13 首；卷 11 五律 4 首；卷 15 七律 18 首；卷 18 五言長律 2 首；卷 20 七絕 6 首，合計 60 首，與王宏林論文謂重訂本選入白居易詩 61 首有所出入。

⁶⁵ 《唐詩別裁集》，卷前〈序文〉，頁 1b。

（白詩）蓋根柢六義之旨而不失乎溫厚和平之意，變杜甫之雄渾蒼勁而為流麗安詳，不襲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卷 19，頁 1b）

明顯可見沈德潛附和、襲用《唐宋詩醇》之跡，而為了改變「元輕白俗」的評價，沈德潛在重訂本中，還特意將白居易與元稹作切割，主張：

白樂天同對策，同倡和，詩稱元白體，其實遠不逮白。白修直中皆雅音，元意拙語纖，又流於澀，東坡品為「元輕白俗」，非定論也。（卷 8，頁 14a）

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重訂本中，不僅高揚白居易詩「忠君愛國、遇事託諷」的價值與杜甫相近，白詩原本「淺易」的評價，也轉為正面的「平易近人」，與杜甫的「沈雄渾厚」可謂貌異而神通，明顯可見沈德潛藉由「杜、白並稱」的方式來拉抬白居易詩作的評價。

除了對白居易詩選評的差異外，《唐詩別裁集》重訂本有別於初訂本的另一特點是：補強了李、杜詩的「忠愛觀」。檢閱初訂本與重訂本的詩評內容，重訂本在〈杜甫小傳〉中補入了以下文字：

聖人言詩，自興、觀、群、怨，歸本於事父事君。少陵身際亂離，負薪拾橡，而忠愛之意，惓惓不忘，得聖人之旨矣。（卷 2，頁 12a）

類似的觀點，又見於杜甫的七言古詩前評，所謂：

一飯未嘗忘君，其忠孝與夫子事父事君之旨有合，不可以尋常詩人例之。（卷 6，頁 17a）

而杜甫〈北征〉詩後評，也比初訂本多出以下內容：

漢、魏以來，未有此體，少陵特為開出，是詩家第一篇大文。公之忠愛謀略，亦於此見。（卷 2，頁 21a）

以上引文之「忠愛」、「忠孝」、「一飯未嘗忘君」、「事父事君」等詞，儘管是杜詩中常見的評語，但都未見於《唐詩別裁集》初訂本，是沈德潛在重訂選本時才增補的，若比對《唐宋詩醇》的〈杜甫小傳〉及〈北征〉詩後評，更可見沈德潛附和《唐宋

詩醇》之跡。⁶⁶同樣的，李白〈蜀道難〉以下詩評內容，在初訂本中也付諸闕如：

諸解紛紛，蕭士贇謂祿山亂華、天子幸蜀而作，為得其解。臣子忠愛之辭，不比尋常穿鑿。(卷6，頁2b)

引文內容，顯然精簡自《唐宋詩醇》對本詩的評論：「解此詩者，幾如聚訟，惟蕭士贇謂為祿山亂華、天子幸蜀而作者，得之。……(劍閣崢嶸六句)故為危之之詞，以致其忠愛之意。」⁶⁷結合重訂本大幅選錄白居易詩作，且詩評中一再強調白詩「忠君愛國、遇事感諷」，與杜甫具有相同的特質，凡此種種，皆可見沈德潛在重訂《唐詩別裁集》時，有意附和《唐宋詩醇》以「忠孝」論詩的傾向。至於沈德潛何以在重訂《唐詩別裁集》時有上述的轉變，應與《唐宋詩醇》係具體呈現乾隆以「忠孝」論詩的立場，以及沈德潛不得不修訂的選詩歷程有關。

沈德潛於晚年曾編選《清詩別裁集》，該書於乾隆24年(1759)初刻，並呈請乾隆親題序文。初刻時，沈德潛基於「因詩存人」的立場，將錢謙益(1582-1664)等貳臣列於該書首卷，此舉引發乾隆強烈的不滿，特於序文中指斥：「要知其人(指錢謙益)則非人類也，其詩自在，聽之可也，選以冠本朝諸人則不可，在德潛則尤不可。」接著特別強調：「詩者何？忠孝而已耳。離忠孝而言詩，吾不知其為詩也。」⁶⁸經乾隆嚴辭指斥後，沈德潛不只將《清詩別裁集》刪改重刻，以合乎乾隆「因人存詩」、以「忠孝」論詩的觀點；在重新修訂《唐詩別裁集》時，也將乾隆「忠孝論詩」的觀點納入，而能具體展現乾隆詩教觀的《唐宋詩醇》，不論是對白居易詩的選評，或是以「忠孝」論李、杜詩，沈德潛都予以採納、吸收，《唐詩別裁集》重訂本所以深

⁶⁶ 引文「少陵身際亂離，負薪拾橡，而忠愛之意，惓惓不忘。」「一飯未嘗忘君，其忠孝與夫子事父事君之旨有合。」對照《唐宋詩醇》之〈杜甫小傳〉：「子美以疏逖小臣，旋起旋躓，間關寇亂，漂泊遠遊，至於負薪拾椽(按：當為「橡」)，餬糲不給，而忠君愛國之切，長歌當哭，情見乎詞。」「其一飯未嘗忘君，發於情，止於忠孝……良足承三百篇墜緒。」兩段內容雖有簡、繁之別，但語意與措辭顯然是相通的。至於〈北征〉詩，引文所強調的「詩家第一篇大文」與「忠愛謀略」之意，對照《唐宋詩醇》〈北征〉詩後評：「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有五言，不得不以此為大文字也。」「以皇帝起，太宗結；戀行在，望匡復，言有倫脊，忠愛見矣。」(卷10，頁7a-b)同樣有沿襲化用之跡。

⁶⁷ 《唐宋詩醇》，卷2，頁4a-5a。

⁶⁸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文初集》，卷12，頁10b。

受《唐宋詩醇》的影響⁶⁹，可謂其來有自。

綜合以上所論，《唐宋詩醇》援引《唐詩別裁集》初訂本論李、杜詩的內容，著重於詩歌創作的技巧與詩作特色，呼應了沈德潛由「辨體」的角度並稱李、杜的要旨；而《唐詩別裁集》修訂本中，不論是對白居易詩選評態度的改變，或是對李、杜詩「忠孝」觀的補強，無不貼近《唐宋詩醇》以「忠孝」論詩之要旨。兩部選本互相作用、影響之跡，明顯可見。

七、結論

《唐宋詩醇》與《唐詩別裁集》是清代乾隆朝重要的詩歌選本，在編選體例上雖有「因人分卷」與「依詩體分卷」的差異，但由於兩者都具有以「李、杜並稱」的選詩理念，本文故而由兩部詩選對李、杜詩的選評，據以理解兩者對李、杜詩的態度，從而得出：《唐宋詩醇》是立足於「忠孝」論詩的基礎上並稱李、杜兩家，而《唐詩別裁集》則是由詩歌「辨體」的角度，集李、杜兩家各體詩的特長，展現沈德潛「以李、杜為宗」的選詩要旨。由上述選詩要旨印證乾隆「以忠孝論詩」的詩觀，以及沈德潛的「格調」詩論，足見詩歌選本的確是選家詩學理念的具體展現。

本文的另一論述重點——「李、杜並稱」部分，儘管這是唐代以後詩家論述「李、杜優劣」的主流意見，但學界在探討此一議題時，多援引詩話或相關資料，然而，藉由詩歌選本中對李、杜詩選評的「質」與「量」進行比較、分析，實為「李、杜優劣」論題的另一種論述角度。本文藉由《唐宋詩醇》與《唐詩別裁集》對李、杜詩選評的「質」與「量」進行分析，可知「李、杜並稱」固然是《唐宋詩醇》與《唐詩別裁集》的選詩要旨，但「崇尚杜詩」才是兩部選本的核心價值。因此，「李、杜

⁶⁹ 范建明〈關於《唐詩別裁集》的修訂及其理由——「重訂本」與「初刻本」的比較〉一文指出，沈德潛進呈《清詩別裁集》而受到乾隆的訓斥後，在短短的一年八個月的時間裡緊張地完成《唐詩別裁集》的修訂和刻版，可見兩者之間是有因果關係的，亦即《清詩別裁集》事件是沈德潛決定修訂《唐詩別裁集》的重要契機，詳見該文頁 70。

並稱」的議題，並非僅有單純的李、杜兩家各有所長，足以相提「並論」的意義而已，還存在著：以杜甫為核心，將李白「合併」在內，共同建構唐詩恢弘闊大氣象的另一種形式。

此外，《唐宋詩醇》與《唐詩別裁集》初訂本及重訂本之間互相影響的情形，也是本文爬梳整理的另一要點。由《唐宋詩醇》援引沈德潛在初訂本中的 46 條說詩內容，著重於沈德潛對詩作技巧與藝術特色的分析，可說是對沈氏「格調」詩論的另類詮釋；而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重訂本中，由「忠君愛國、遇事託諷，與少陵相同」的角度，提升了白居易詩在選本中的「質」與「量」，在李、杜詩的評語中，也特別強調兩家詩作「忠愛」的特點，與乾隆「以忠孝論詩」的觀點相呼應，從中亦可見乾隆的詩觀對沈德潛選評唐詩的影響。透過兩部選本彼此作用、影響的情形，對於理解乾隆的詩教政策，以及沈德潛詩學觀念的發展、演變，應有觸類旁通之益。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 *清·王琦輯注：《李太白集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0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仇兆鰲：《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
清·沈德潛、陳培脉合選：《唐詩別裁集》（初訂本），康熙 56 年碧梧書屋藏版，臺北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庫館藏。
-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7。
-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收入郭紹虞主編：《清詩話》，臺北：西南書局，1979。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清·英匯：《欽定科場條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選唐宋詩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44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清·愛新覺羅·弘曆：《唐宋詩醇》，臺北：中華書局，1971。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3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文初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3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元·蕭士贇刪補：《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合肥：黃山書社，2009。

二、近人論著

- 王宏林：〈論沈德潛對白居易的評價〉，《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2006），頁 52-55。
- 范建明：〈關於《唐詩別裁集》的修訂及其理由——「重訂本」與「初刻本」的比較〉，《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5（2012.12），頁 57-74。
-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 *莫礪鋒：〈論《唐宋詩醇》的編選宗旨與詩學思想〉《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

會科學版)》3 (2002), 頁 132-141。

* 賀巖：《清代和詩選本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葛景春：《李杜之變與唐代文化轉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 廖啟宏：《「李杜論題」批評典範之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附錄一：《唐宋詩醇》引李白評論其他詩家內容

詩家作品	引李白內容	出處
杜甫〈貧交行〉	朱鶴齡曰：太白云「前門長揖後門關」，公詩云「當面輸心背面笑」， 與此同慨。	卷9頁8b
杜甫〈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潘鴻曰：太白詩「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一段，亦此詩之意。	卷9頁22a
杜甫〈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與李白〈同族弟燭照山水畫壁歌〉，用意正同而 各極其妙。	卷9頁28a
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李薦曰：太白〈遠別離〉、〈蜀道難〉，與子美〈同谷七歌〉， 風騷極致 ，不在屈、宋之下。	卷11頁4a
杜甫〈戲為雙松圖歌〉	與太白〈觀粉圖山水〉諸篇 並駕齊驅。	卷11頁10b
杜甫〈寄韓諫議〉	浦起龍曰：源本楚騷，亦 近太白。	卷11頁24b
杜甫〈寄高三十五書記〉	嚴羽云：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	卷13頁14b
杜甫〈贈花卿〉	仇兆鰲曰：風華流麗，頓挫抑揚， 雖太白、少伯無以過之。	卷15頁16b
杜甫〈旅夜書懷〉	孤舟夜泊，著語乃極雄傑，當由真力彌滿耳。李白「山隨平野」一聯，語意暗合， 不分上下 ，亦見大家才力天然相似。	卷16頁27b
杜甫〈子規〉	申涵光曰：領聯爽豁如彈丸脫手，此太白雋語。	卷16頁30b
杜甫〈江南逢李龜年〉	黃生曰：(此詩)即使龍標、供奉操筆亦 無以過。	卷18頁20a
韓愈〈嗟哉董生行〉	俞瑒曰：古詩長短句，盛於太白，如〈蜀道難〉、〈遠別離〉等篇，實 為公所取法者。	卷29頁7a
蘇軾〈中秋月〉三首	首作雖以郊寒自況，嘯歌裊回，其風流則 頡頏乎太白 矣。	卷35頁37b
蘇軾〈豆粥〉	起伏開闔，氣偉采奇， 青蓮無以過。	卷37頁35b
蘇軾〈碧落洞〉	苕溪漁隱叢話曰：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答，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 李太白。	卷40頁25a
蘇軾〈贈嶺上老人〉	高朗， 得青蓮之一體。	卷41頁32a
陸游〈塞上曲〉	不徒作悲涼語，氣體 絕似太白。	卷43頁5a
陸游〈紫谿驛〉	此作運化工部，下篇又用太白，皆極鑪錘之妙。	卷44頁19b
陸游〈三江舟中大醉〉	擬以太白 ，便覺去人不遠。	卷45頁1b
陸游〈古別離〉	不獨摩浣花之壘，亦兼入 青蓮之室。	卷46頁2b

附錄二：《唐宋詩醇》引杜甫評論其他詩家內容

詩家作品	引杜甫內容	出處
李白〈古風〉59之「胡關饒風沙」	此詩極言邊塞之慘，中間直入時事，字字沈痛，當與杜甫〈前出塞〉參看。	卷1頁12a
李白〈古風〉59之「天津三月時」	杜甫〈麗人行〉其刺國忠也，微而婉；此則直而顯，自是異曲同工。	卷1頁14a
李白〈古風〉59之「羽檄如流星」	此等詩殊有關繫，體近風雅，與杜甫〈兵車行〉、〈出塞〉等作工力悉敵，不可軒輊。	卷1頁18b
李白〈蜀道難〉	蕭士贊曰：「君」字非泛然而言，猶杜甫〈北征〉「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所謂君者，明皇也。	卷2頁4b
李白〈贈新平少年〉	鍾惺曰：屈體二句，可與老杜〈嚴僕射〉詩「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並看。	卷5頁16b
李白〈贈別從甥高五〉	「自笑我非夫」一段……沈鬱頓挫，意近杜陵。	卷5頁19b
李白〈渡荊門送別〉	項聯與杜甫之「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句法相類，亦氣勢均敵。	卷6頁23a
李白〈秋日與張少府楚城韋公藏書高齋作〉	氣體極似杜甫「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句法相似，亦稱雙璧。	卷8頁12a
白居易〈文柏牀〉	即杜甫〈古栢行〉之意而反用之。	卷19頁8a
白居易〈重賦〉	杜甫〈石壕吏〉之嗣音也。	卷19頁9b
白居易〈答桐花〉	意本之杜甫入蜀〈鳳凰臺〉一章。	卷19頁19a
白居易〈新豐折臂翁〉	大意亦本之杜甫〈兵車行〉、前後〈出塞〉等篇……可謂詩史。	卷20頁7a
白居易〈西涼伎〉	「涼州陷來四十年」四句，與前相映，筆力排奡，彷彿似杜。	卷20頁18a
白居易〈采詩官〉	諸篇全倣杜甫〈新安〉、〈石壕〉、〈垂老〉、〈無家〉等作……其不及杜者，只筆力之縱橫，格調之變化耳。	卷20頁29a
白居易〈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	其源亦從杜甫〈劍門〉一篇脫胎。	卷21頁17a
白居易〈寄微之〉三首	似古樂府、似蘇、李〈河梁詩〉，似杜甫〈夢李白〉二章。	卷21頁20b
白居易〈畫竹歌〉	波瀾意度，直逼子美堂奧，與香山平日面貌不類，蓋有意規倣子美題畫諸作而為之者。	卷22頁5b
白居易〈琵琶引〉	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與此篇同為千秋絕調。	卷22頁18b
白居易〈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	即杜甫「廣廈千萬間」意而暢言之。	卷22頁20a

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	居易集中百韻詩凡三篇，杜甫排纂沈鬱，局陣變化，其才氣筆力，自 非居易所及 。	卷 22 頁 23b
白居易〈歲晚旅望〉	與杜甫〈閣夜〉詩極相似。	卷 23 頁 9a
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	較（白居易）〈代書百韻〉更勝，杜甫而下，罕與為儷。	卷 23 頁 12b
白居易〈西樓〉	神似杜甫 。	卷 23 頁 16a
白居易〈夜送孟司功〉	一氣旋折，全以神行，不知是情是景，筆墨之痕俱化，五律中此種境界， 開自老杜 。	卷 23 頁 22b
白居易〈喜張十八博士除水部員外郎〉	章法亦 本杜甫 ，不襲其貌而得其神，故佳。	卷 24 頁 12b
白居易〈舟中晚起〉	命意深厚， 直與杜甫同調 。	卷 24 頁 15b
白居易〈小童薛陽陶吹觱栗歌〉	全是摹老杜〈觀舞劍器行〉而變化出之。	卷 24 頁 25a
白居易〈河亭晴望〉	氣味 近老杜 。	卷 25 頁 27b
白居易〈將至東都先寄令狐留守〉	詩境忽來還自得……杜甫「詩成覺有神」亦是此意。	卷 25 頁 33b
白居易〈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	高華雅贍， 杜甫嗣音 。惜結句未免弩末。	卷 26 頁 14a
韓愈〈歸彭城〉	剝肝瀝血句，從少陵〈鳳凰臺〉詩化出。	卷 28 頁 11b
韓愈〈苦寒〉	結意與少陵「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正同。	卷 30 頁 5a
韓愈〈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漁隱叢話曰：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李愿向盤谷」一篇，獨 不減子美 。	卷 30 頁 22a
韓愈〈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嚴重蒼渾， 直逼杜陵 。	卷 31 頁 20b
蘇軾〈石鼓歌〉	筆力馳驟中，章法乃極嚴謹，真足 嗣響少陵 。	卷 32 頁 20b
蘇軾〈真興寺閣〉	可與老杜 「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 相匹敵 。	卷 32 頁 26a
蘇軾〈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初讀之，但覺鋪敘排比，詞氣 不減少陵 耳，詳味其詞，乃見下筆矜慎之至。	卷 32 頁 36b
蘇軾〈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長句磊砢，筆力如虬松盤屈，真可 匹敵杜陵 。	卷 32 頁 39b
蘇軾〈游徑山〉	躡杜陵之高蹤，導渭南之先路。	卷 33 頁 17b
蘇軾〈同王勝之遊蔣山〉	江遠一聯， 差肩杜老 。	卷 37 頁 34a
蘇軾〈溪陰堂〉	高齋詩話曰：（本詩）蓋用老杜詩意也。	卷 38 頁 8b
蘇軾〈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許顛詩話曰：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東坡煙江疊嶂圖一首 差近之 。	卷 39 頁 2a
蘇軾〈次韻秦少章和	「鑑裡」句，即是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之	卷 39 頁 4b

錢蒙仲〉	意。	
蘇軾〈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八句屬對，律詩正格，筆力積健為雄， 頡頏杜老 。	卷 40 頁 26b
陸游〈送曾學士赴行在〉16	前篇學宛陵，此遂並 近工部 ，道義相勗，辭意俱古。	卷 42 頁 3b
陸游〈送七兄赴揚州帥幕〉	（急雪打窗心共碎）但覺忠憤填胸，不復論其造句之警，此 子美嫡嗣 ，他人不能到也。	卷 42 頁 6b
陸游〈沙頭〉	雄渾悲壯，直摩 浣花之壘 。	卷 42 頁 14b
陸游〈東津〉	深情老筆， 視少陵二作 ，雖未敢旗鼓中原，亦當雁行。	卷 42 頁 26b
陸游〈遊三井觀〉	因畫生慨，妙得 子美家法 ，筆力樸堅，亦復相近。	卷 43 頁 13a
陸游〈登劍南西川門感懷〉	盧世灌曰：此首 極似杜陵 ，讀者自辨之。	卷 43 頁 29b
陸游〈秋晚登城北門〉	神似少陵 。	卷 44 頁 2b
陸游〈曳策〉	觸緒即來，自是此翁忠悃，與杜陵無二。	卷 44 頁 3b
陸游〈紫谿驛〉	此作運化工部，下篇又用太白，皆極鑪錘之妙。	卷 44 頁 19b
陸游〈村舍〉	有俯仰千古之感，句法亦 逼老杜 。	卷 45 頁 3b
陸游〈夜燈千峰榭〉	潘問奇曰：不徒區區景物間也，比少陵庶幾一飯不忘之誼云。	卷 45 頁 14a
陸游〈古別離〉	不獨 摩浣花之壘 ，兼入青蓮之室。	卷 46 頁 2b
陸游〈聞雁〉	意入風騷，格逼漢魏，與 杜陵相當 ，真乃不復多讓。	卷 46 頁 10a
陸游〈山行〉	不失子美家法 。	卷 47 頁 15a
陸游〈懷舊〉	此老情事頗 近子美 ，其意中亦欲與浣花老叟相視而笑。	卷 47 頁 17b
陸游〈寄隱士〉	較少陵押「形」字更新。	卷 47 頁 20b

Selected Bibliography

- [Qing] Ai Xin Jue Luo, Hongli. *Yuxuan Tang Sung Shichun* (Tang Sung Poetry Anthologies selected by Qianlong Emperor). In *Jinyin Wenyuan Ge Siku Quanshu Jibu Literature of 1448*.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6.
- Ge Jing-Chun. *Li Du Zhi Bian Yu Tang Dai Wen Hua Zhuan X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i's and Du's Poems and Tang Cultures). Zheng Zhou City: Daxiang Books, 2009.
- He Yen. *Qing Dai He Shi Xuan Ben Yan Jiu* (Study on Tang Poetry Anthologies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es, 2009.
- Liao Qi-Hong. *Li Du Lun Ti Pi Pin Dian Fan Zhi Yan Jiu* (The Viewpoints of Commenting on Du's and Li's Poems which are to see whose Poems are the better one). New Taipei City: Hua-Mu-L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2007.
- Mo Li-Feng. "Lun Tang Sung Shi Chun De Bian Xuan Zong Zhi Yu Shi Xue Si Xiang." (Discussion on the Compiling Purpose and Poetic Philosophy of Tang Sung Shichun).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2.3): 132-141.
- [Qing] Qiu Zhou-Ao. *Du Shi Xiang Zhu* (Poem Compilation of Du Fu and the Footnotes in the Compila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1999.
- [Qing] Shen De-Qian. *Tangshi Biecai Ji* (Tang Poetry Anthology). 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Co., 1977.
- [Qing] Shen De-Qian. *Shuo Shi Zui Yu* (Shen De-Qian's Comments on Poetry). In *Qing Shi Hua*, ed. Guo Shao-Yu. Taipei: Xinan Books, 1979.
- Sun Qian-An. *Tangshi Xuanben Tiyao* (Introductions of different Tang Poetry Anthologie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2005.
- [Qing] Wang Qi-Ji, Footnote. *Li Taibai Ji Zhu* (Poem Compilation of Li Bai and the Footnotes in the Compilation). In *Jinyin Wenyuan Ge Siku Quanshu Jibu Literature of 1067*.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6.

